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一〇一回 正典刑奸臣被誅 憶妃子宋主傷情

詩曰：害人反害自身亡，到底奸臣不久長。
作惡難逃終報應，今朝正法在刑場。

當時包公聽了萬歲要改輕龐洪之罪，後來正法，即稱：「陛下哎，臣乃照律定罪，如何改輕的來？」天子說：「包卿，貴妃的殺罪已蒙太后娘娘減等賜絞，難道龐洪孤賜他不得絞麼？」包爺說：「啟陛下，這是太后娘娘的恩典，貴妃的造化。」天子說：「太后娘娘的旨你依，難道孤你必不依麼？包卿太把寡人欺了！」包爺說：「聖上哎，龐洪除去謀害功臣的罪且不計較，只把私通外國，貪贓不法而論，重罪如山，那有可赦輕之處？」天子說：「包卿何故如此，勸你不要執偏，逆。許寡人吧！」包爺說：「臣為受陛下洪恩，未得報效，除卻了奸賊，一刻之念難忘，照律除了欺君賣國之臣，稍盡臣報國之心。」天子說：「包卿，你又愚了，你說知法律，豈不曉得從無宰閣之刀？你自家條律未明，又不依從孤旨，必要將龐洪照本罪斷續遲，除非你再到南清宮，待太后娘娘仍舊出頭為主，方能准你。」包爺說：「陛下何須無宰閣之刀？但龐洪自有滔天大罪，非輕若減輕了，不能警戒亂臣驚懼之心，伏乞我主依臣所奏，照律將龐洪正了典刑，則朝政肅清，人心說服了。」此時，包公與嘉祐王許多辯論，天子心中帶怒說：「你真乃一個無情面之臣！故意違逆寡人之命，也該當何罪？你須講明說來。」包爺說：「臣逆旨該斬。陛下，且將臣斬首吧！」當時，天子呆呆不語，包爺也不做聲，有眾位公卿大臣，看此光景，一同俯伏金階，同聲奏道：「臣等請問陛下，照若包拯所定之罪，聖上龍心以為太重，如今聖上欲定何罪？乞祈降旨。」天子說：「依朕主見，龐洪亦照貴妃賜白綾，未為不可。」包爺說：「龐貴妃本是梟首之罪賜白綾，伏乞龍心詳察。」天子說：「眾卿家公斷如何？」眾臣說：「臣等只求陛下將龐洪照依貴妃梟首之罪，正法便了。」天子一想，總是龐洪活不成了，只得准奏。將龐洪梟首，恩免夷族，妻兒回籍，安分守法。內監王仁改為軍罪，餘具依擬施行。傳令蘇文貴監決復旨。當時，包公也難再奏，天子駕退回宮。眾臣多退回朝，個個也說，天子心慈，皆由龐妃面上來的，閒話體題。

再表蘇都督回轉府中不延遲，即差人吊出天牢犯臣。當日，龐洪、孫秀兩個奸臣，懊惱前日為非，一心圖害狄青。害他不成，反害自身，要受過刀刑。是時，有千千萬萬的百姓，遠遠觀瞻。當時，國丈還在牢中，未曾釋放，所以不得來送別。有龐飛虎在外打聽明白，嚇得魂飛天外：「我得聖上天恩，妻兒無罪，所以方敢前來送別父親。」孫秀的夫人抱了三歲的孩兒，也來送別丈夫。當下，子哭父，妻哭夫。龐洪呼聲：「我兒，你不必傷心了，包公將我定了凌遲夷族之罪，全叨聖上天恩，減輕了斬，還是死來的造化。但我死之後，你與母親收拾棺柩與妹丈的棺槨，一同還鄉吧。全叨聖上天恩，和順才好。如今朝內無人，勢頭也沒有了，須要回去守分度日，侍奉母親。」飛虎淚如珠雨，哭倒塵埃。孫秀叫聲：「夫人，今日你休來埋怨於我。若我死後，你還故里，與我娘、兄弟苦守門戶，養育孤子，長成傳嗣，免得孫門絕了香煙，遺言切緊記的！」夫人只悲哀痛哭。時刻將到，這些遠遠旁觀的人，擁至越多。三刻時分到了，即時劊子手開刀砍下頭頸兩顆。子捧父頭，靴底踏穿，妻把夫頭，哭泣暈迷，蘇爺打道回衙，先往說知包公，然後往天牢放出龐洪夫人，前往法場收拾丈夫屍首。包爺又備文書征發，要兩名官差吩咐龐家子母、孫秀之妻，限三日內起解回籍，不許在京擔擻。內監王仁得性命，即行發配。王正加升三級，多叨天子洪恩。

包爺又吩咐禿狼牙：「你混進中原，應該有罪。念你出首說明奸臣之案，茲且姑寬，放你回國。」禿狼牙說：「包大人，我今回邦，思量狼主容不得我。如若不還故國，丟不下兒女，實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包爺一想，說：「你也慮得不差。罷了，你且耽擱一天，待本官來日奏明聖上，請旨一道與你，自己還邦與狼主觀看，要你復還舊職便了。」禿狼牙稱謝不已。次日，包爺上朝，有蘇爺復旨啟奏：「已將龐洪、孫秀正了典刑！」天子聽奏點頭，暗暗咨嗟。又有包爺俯伏說：「臣包拯有奏。」天子說：「包卿如今沒有說了，還有何奏的？」包爺就將禿狼牙之事奏明，天子准奏。降旨一道，著令禿狼牙自帶資文還邦。是日，支部天官文彥博升為首相，抵了龐洪之缺，不必多談。包爺朝罷歸府，付銀子二百與禿狼牙，以作路費回邦。禿狼牙大悅，叩謝而去不表。

再說仁宗天子回宮，暗暗傷心：「追思龐貴妃的玉貌花容，娉婷曼娜的體態，深悅朕心。陪伴宮中六載，別無差錯。單有父女遞連，想他為其女而護其親，乃人之常情也。原是龐洪為人不好，又不該貪贓人己，與外國私通。只道暗為，嚇得眾人耳目。又不該暗中圖害狄青，害他不得，反傷其身。他兩次平西奏績回來，功勞浩大，多少眾臣得為助於他。今日龐洪敗露機謀，乃連累了孤的美人，死得實乃傷慘。若是包拯議罪，群臣共效，必要寡人作主，龐家父女決不死於如此刑慘！偏偏是母后出頭。他無非要與侄兒報仇，拆散寡人的美對鴛鴦，孤心何日放得下愁懷？」嘆道：「貴妃哎，你玉骨冰肌，拋荒何處？但不知卿魂還在宮否？」又思他魂渺渺茫茫地府中，不知何去了。越想越傷心，目中的珠淚紛紛滾流。宮中物件般般在，單單不見相愛相憐的美人。咳！寡人每臨幸此地之時，只見龐夫人曼娜輕盈，上前接孤。芙蓉玉貌，帶喜帶羞，殷勤盡禮。鶯聲細語，慢慢言來，皆實為孤之愛。駕鳳衾中陪著朕，溫存體態，多少的美情！有無窮之妙，無限之趣。指望同偕白髮，豈知平地風波起，使孤恩情永絕。今朝物在人亡，玉體拋荒野外，深可悲也。咳！美人哎，非是今日寡人辜負於你，誰知父親與狄青結下深仇，連累你的。包拯一班同黨，助著狄青，同口同聲奏參你父，又使狄母后為主，內外來攻，使你父女一刻同日而亡，總是弄得寡人從此無人陪伴。美人哎，你有多少妙音可解寡人愁懷！」這多情天子傷感之際，忽想起一事在心，瞞了母后，不與王后、妃子得知，即差一構監，私出宰門，吩咐關了貴妃墳，並國丈屍骸好好收殮。另賜黃金千兩與國丈，以為扶柩回鄉的路費。這仁宗天子為著龐妃面上有許多情，只為愛其生，如今不忍其死，加寵國丈所以如此。龍心終日恢恢納悶，不怪他人，只恨著包文拯，他雖然正直無私，然而與寡人面上太覺無情的。

不言天子煩悶，再說太監何榮奉旨藏了千金，悄悄出了後宰門，覓著龐妃停柩所，命人扛抬了，來尋國丈。先說龐飛虎痛恨著包文拯、狄青是殺父仇人，後日圖報的。當下國丈來到法場，看到屍首分開，心中痛哭哀哀，好不悽慘。又思量長女伴君，深得寵幸，豈知今日白綾賜死！兒哎，皆由你父連累，害你死得好慘刑也！丟下老娘，魂歸陰府，渺然無蹤，未知他可能隨娘得轉故鄉否？如今單剩下次女飛鳳在身旁，女夫又被國正了典刑，母女雙雙為嫠婦，此仇此恨，教老身怎生清消？國丈正與孩兒收拾屍骸之際，忽忘了太監何榮，丟了貴妃棺槨，到來交待黃金，說明天子之意。正是：

生離死別生何切？義重情深念不忘。